



流光飞舞

竹琴声声何处寻?

◆ 曹永胜

王世君说：“我们家的竹琴不是用别人的本子去唱，别人的本子我能记30多场。我是现编现唱，而且编得合情合理。只要给我说一下，马上就可以把当时的经过唱出来，而且唱词不会重复，都是新鲜的内容。甚至可以用唱的方式，20分钟内把我的一生唱给你听。”

一个竹筒、两块简板、信口拈来的唱词，竹琴表演似乎很容易。不！竹琴其实难唱。

唱竹琴的声音是需要天赋的，调走不好，唱出来还是不行。调的快与慢也有关系。王世君说：“唱竹琴有三大难：韵脚不熟唱不走、调门不熟别人不愿意听、技巧掌握不好也唱不走。若唱得好，竹筒无声。换不了声换不了调，你就难以换气，唱起来会非常困难。我们的唱法就是正统的，字正腔圆。综合我父亲的风格，每唱一个字，都唱得很明亮。”

传承源自棍棒下

上世纪40年代，王世君的父亲王俊斋，一位竹琴艺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以卖唱为生。王俊斋自创了一种“扭唱”，一边弹奏演唱竹琴，身子也随之而扭摆旋转，极具观赏性。不仅如此，他拍打竹琴的手法也是千变万化，能根据演唱内容的发展而渲染出各种不同的气氛。

表演《活捉王魁》时，王俊斋一面拖腔拖调地吟唱“更闹静，夜色哀，月明如合，透出了凄风一派”，一面急促地拍打竹琴和简板铜铃，营造出阴风惨惨、鬼哭狼嚎的恐怖气氛；而表演《水涌金山寺》时，他那神奇的竹筒还能表现出惊涛骇浪和风雨雷电之声；最让人惊叹的是《三英战吕布》，那激烈的马蹄声、战鼓声、刀枪声、厮杀声也能惟妙惟肖地展现给观众。

然而，这样一位竹琴大师级人物，他向两个儿子教授竹琴的方法却非常野蛮。若是他们唱不来、记不住，就要被王俊斋用重重的卷板惩罚。有时候，王世君的两个手都被打起泡。野蛮的教授方法，让王世君几十年都忘不掉那些唱词。王世君的哥哥王小刚因为记不住词，被王俊斋打得忍受不了，要去背绳上吊。

“你这个父亲，只顾自己找钱，你把孩子逼得来上吊。你再这样，我这个店不让你住了。”旅店老板以“逐客令”出面指责，才让王俊斋有所收敛。

可是，父亲野蛮式的教授方法让王世君受

益匪浅。他同情父亲、理解父亲。“他打我，要我唱，唱了后，一家人才有饭吃。我哥哥就感觉父亲怎么这么‘黑心’啊。我想，他不这样‘黑心’地教我们，我们今后找不到饭吃，竹琴也就没有继承人了。”

王世君演唱竹琴最大的特点是唱童声。七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到了四川省自贡市，因表演民间传说故事《安安送米》中的“安安”而得名大振，赢得了观众，观众赠送给他几十块锦旗。王世君一举成名，“小神童”从此与竹琴相伴一生。

凭借精湛的表演，王俊斋将竹琴传遍了巴蜀大地。不仅如此，王俊斋还将自己一辈子的说唱段子写成了《八窍珠》一书。然而，“文革”中，汇集王俊斋一生心血的《八窍珠》却被烧毁了。

“我的书都被烧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王俊斋心灰意冷，准备在成都撞墙而去。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世君母亲一句话劝住了他。

但是，直到王俊斋离开这个世界，《八窍珠》也没有再写出来。晚年的时候，他给王世君讲述了一些内容。父亲去世后，王世君根据父亲的口述和自己的回忆继续创作。后来，王世君终于把《八窍珠》写成功了。

未来琴声在何方

王世君一生跟着父亲到自贡，下内江、重庆……他们把竹琴唱遍了巴蜀大地。回到资中后，参加了县文化馆的宣传队，唱花鼓、金钱板，经常和父亲一起，以一种滑稽花鼓戏，逗得听众很喜欢。他们还结合党的政策进行一些宣传教育。

现在，王世君偶尔还会拿着竹琴来敲一敲，念一念。有时候也唱给村里人听。他说，只要大家愿意听，他就唱。王世君骄傲地说，“王氏竹琴”其实是人们对他们这个竹琴的爱称。

可是现在，王世君成了“王氏竹琴”唯一的传人。

他也有一些忧虑，他曾经有一个徒弟，资中县银山镇的单瞎子，喉咙特别清脆。后来，他有钱了，就不唱了。

为什么不教自己儿子唱竹琴呢？

“因为现在不一定需要这个竹琴了。我二儿子给别人卸一车瓦，一天就有120元。我也不能强迫他去学，唱得不好，还是没得人听。我当过兵，

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不以竹琴为生了。我身体不好，不可能再教徒弟了。”

王世君说，竹琴不能再像他这样死板地唱了，要更新。就像资中木偶剧团那种方式，又唱又跳舞，载歌载舞。本来竹琴是不能站着唱，不能走着唱。但是，剧团编了一个很好的节目叫《竹琴悠悠唱内江》。年轻人边唱边跳，他感觉这就是一个新的发展。

“你放得下竹琴吗？”

“不是放不放得下的问题。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唱竹琴，听竹琴的人也少了。你想，他学来做什么呢。走到茶馆里去，来来来，我给你们唱个竹琴。人家会说，算了算了，我们要打麻将。茶馆也不欢迎。”

……

听王世君老人演唱的这天，正是清明时节。老人演唱《包公怒铡陈世美》片断还没有结束，后面山上就不合时宜地响起了上坟的鞭炮声。这声音，好像是宣告一种衰败或死亡，个中滋味让人五味杂陈。

站在老人屋后的公路上眺望。若干年前，他从这条泥泞小路走向外面的世界，不知那些岁月如今是否能找到回家的路？而在这一片竹林掩映的老屋里，琴声又将去向何方？



“也许你下次再来，就看不到我了。”

怀抱着他疼爱的竹琴唱完《包公怒铡陈世美》片断后，王世君老人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几分钟的表演，声情并茂，抑扬顿挫，84岁的他保持着对竹琴的满腔热情。

他把一生给了竹琴，包括他的家，四川省资中县水南镇劫泉村，屋前屋后都是竹。

竹琴好听为那般

“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听竹琴？”

“主要是能感动人。”王世君说，表演悲剧的时候，声情并茂，听众不由得不哭。若是唱到滑稽的地方，会让人马上“嘿嘿嘿”地笑出来，忍都忍不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轻便。一个人抱着竹筒和两块简板就可以开始表演，一个人还可以唱多种角色。

竹琴源于四川，相传由“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所创，也叫渔鼓、道琴，过去是四川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乐器，也是民间云游道人传道化缘的工具。按河流上、中、下段，一般将其唱腔的派系分上河调、中河调、下河调。中河调流行于四川的资中、自贡、内江、安岳、乐至等地。竹琴的说唱内容大多取材于川剧和评书，但也有自编自唱的内容。

制作竹琴需要选取特殊材质的竹，一般长约三尺。在竹筒一头蒙上小肠衣或鱼皮，轻轻拍打空心竹筒，便发出“旁旁旁”的声音。另外，两条二尺多长的竹片做成简板，上面挂着两个小铃铛，作为辅助道具。表演时，表演者斜抱竹琴，一只手有节奏地拍打两节简板，另一只手配合说唱内容敲击竹筒，竹筒发出“旁旁旁”的声音，因而这种曲艺又被称作“打咏旁旁”。

“来来来，唱竹琴棒的，来唱一段。”王世君经常碰见这样的场面。但是，一元钱也好，多少钱也好，只要有人听，他就唱。



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特别策划

马尾绣

◆ 袁瑛



名字是重要的，于人，于物。它以词语的方式、抽象的方式袭击你的理智和情感，有时候引起你的情绪，好恶；有时候决定你的选择，判断。

马尾绣。

一听这三个字，很容易把“马”和“绣品”联系在一起。这是条件反射式的联系。但是你一旦完成这种生理式样的“联系”，就会发现自己栽到一个好奇的深坑里，这“马”和“绣品”如何发生联系呢？

多了。

马尾绣是水族人的传统女红，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刺绣艺术的“活化石”。从外观看，马尾绣和别的种类的刺绣品并没有大区别。丝线、针法、色彩、图案都极为相似。但是一旦知道了马尾绣，你就能轻易分辨出马尾绣和其他技法绣品的区别。

如果拿一块蜀绣和一块马尾绣放在面前要你辨认，颜色鲜亮、丝线细而轻的是蜀绣，丝线粗一些、颜色暗沉一点的便是马尾绣。为什么呢？因为马尾绣的每一根丝线都会缠一根马尾毛在里面。这也是马尾绣名字的缘由。多了一根马尾毛绣出来的绣品，立体感更强，光泽度更高。

马尾绣的绣品很小。一个巴掌大的圆形或者两个巴掌大的多边形。这么小小的一片，太适合捏在手里，让眼睛看个够。

我第一眼看到它，是挂在水族纪念馆墙上的小小一片。圆形的黑色绣片，一圈绿线围着一只五彩的孔雀。另一片，是椭圆形绣片，图案很满，正红的一块布上，以粉绿的线为主色，绣出错落对称的花朵、孔雀、鱼。两块绣片，都被衬在黑底布上，装在玻璃框子里。

我的目光，隔着这透明的玻璃，反复抚摸它们。

同行的朋友都看出来，我一定想拥有一块这样的马尾绣绣品。

是的，我一点不掩饰我的欲望之心。同时要解决的还有我的疑惑：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一根丝线里裹一根马尾毛？这其实是增加了一倍女红的工作量。这个动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结实么？仅仅是为了结实么？还是有其他的图谋意味？那第一个把马尾毛裹在丝线里进行刺绣的女子，她的想法是什么呢？她的想法会和今天荔波人对马尾绣的认识一致么？而这后来许多年里许多水族女子不同因由地跟随着这种做法的因由又是什么呢？

可惜，除了在荔波旅游商店买得一块巴掌大的马尾绣绣品外，我对马尾绣的很多疑惑尚未得到解释。

马尾绣，这个名字伴随着一团团的谜，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捍卫自然的尊严

追忆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

◆ 卜昭禹



一

许是老了，几次梦中的都在事后验证了，所以愈发地以为第六感知的存在。冬林的离去一丝的征兆不曾显现，倒让我想起近来他频频说起死，一是死法“可能是心脏或是脑血管，也可能在山里遭被我断去财路的盗猎者暗算”；二是死后“像我这样的身体不会有太多写作的空间了，尽量多写点儿，留下一些文化遗产，这本书将留给你们的第三代看了”（冬林在送给我《巨虫公园》的赠言），再就是“等有了钱在珠海买套房，离孩子近点，想她们了就去看看”。

“虽然45岁才结缘，但我们的真情厚谊将保持整个后半生，直到老去。”《野猪王》的扉页，冬林为我写下这段话，他是认真的，像他创作一样认真而郑重地写的。

不惑之年，我们在艺术创作上才刚刚起步，像说话晚走路晚的孩子，因为在一样的年龄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原因，我失去了父亲，冬林失去了母亲“……孩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梦，每个人的童年应该是美好的，但总有些孩子要早早吃苦，体验成年人的悲欢，……”（摘自胡冬林《想你，妈妈》）。那时，我们正是该上学的年龄。待我们成年，在人生的道路上茫然不知所措时，父母不混的心，那颗涌动着艺术基因血液的心在我们的躯体中萌动，我们因对人生的共同追求相识、相知，彼此关照和欣赏着步入艺术殿堂。

二

拭去老泪，我翻看一本冬林的书，每一本的扉页都有他或长或短的赠言；翻看着他的光盘，上面用粗记号笔标记着：胡拍长白（一）、胡拍长白（二）……这是冬林在他那厚厚的眼镜片下看到的

长白山——湛蓝天空下的“五花山”、色彩斑斓的野花与蘑菇、静谧幽深的原始森林、林中的山雀和松鼠、水边的涉禽，乃至雪地的野踪兽类。从小立志当画家的他，以画家对事物的观察方式和作家的逻辑思维实现了儿时的志愿——以文学作品的样式画出了他理想中的画卷。

他对光线和色彩极其敏感，对画面的掌控虚实有度。写青羊“毛色在暖色调石棚的映衬下成寒凝的青苍，周身的毛在寒空气中闪烁着银蒙蒙的光泽，颈后沿背脊至尾基铺下一条若隐若现的紫黑毛色，似一抹浓墨融入烟青，颈下有白斑从深灰暗影中跳出，如若银雪，最动人的还数那双琥珀眼睛……”是环境色与联想的交织。

写蘑菇，把一个榆黄蘑的黄，历数了画家调色板上尽有的黄，加之尽可能的种种比喻，而以阳光映透的秋叶结论，妙不可言。“金红蘑也称红斑黄菇，洋溢着夕照般明亮的橘红或橘黄色泽，中央凹陷颜色愈烈，或呈浓浓酒红；也有国画般米砂色中点缀数朵金黄亮斑。美红菇似赤芍灼灼绛红，至中心透出近乎黑夜般的重紫。黄孢花盖菇也叫黄孢红菇，菇盖似熟透的苹果，泛出陈年朱墨老旧光泽，或现醇厚的紫葡萄酒色……”。

嫣红、土红、栗褐、紫丁香、藕粉、海棠红、樱桃红……他用最响亮、跳跃的色彩描写着长白山，献上他一片赤诚的爱，像爱自己的母亲：“我靠着长白山的山岩，像依偎着妈妈，妈妈和长白山是多么相像啊。与许多名山大川相比，长白山不美，它像一块璞玉，一个不会打扮自己的小女孩，天真未凿。”



胡冬林(1955年—2017年)，笔名胡敦敦，满族。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副主席、自然文学作家，著有《拍浪》、《蘑菇课》、《原始森林手记》、《狐狸的微笑》、《鹰屯》、《野猪王》等优秀作品。散文《青羊消息》获首届吉林文学奖、全国首届环境奖，第八届长白山奖。科普小说《巨虫公园》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